

楔子

「小遠，你要先走了嗎？」

「是啊，弟弟妹妹都在家裡等我呢，先走了，聖誕快樂。」

「聖誕快樂，路上小心。」

晏思遠微笑著和同事打了招呼後，推開了店門，刺骨寒風迎面而來，他忍不住打了個寒顫。

反手帶上玻璃門，他搓了搓手，呵口氣，轉身朝車站的方向走。

今天是聖誕夜，城市裡到處都是過節的氣氛，街上隨處可見甜蜜約會的情侶，女孩子們捧著鮮花或是聖誕禮物，臉上都掛著幸福的微笑。

晏思遠喜歡在這樣節日裡看街上的行人，看到別人幸福的笑容，他也會覺得很高興。

穿過前面的小巷子後就到家了，但經過那裡時，晏思遠聽到了一聲低低的悶哼，他下意識轉過頭，在巷子角落看到了一個蜷縮著的人影。

「今天是聖誕夜，你還在流浪嗎？我給你帶了蛋糕哦。」把從打工的咖啡店帶回來的蛋糕從紙袋裡拿出來，晏思遠笑著對地上的影子說。

他記得這裡經常會有一個流浪漢過來，每次只要他有帶剩蛋糕回來的話，就會把蛋糕給流浪漢。

自幼家境貧寒的緣故，他知道挨餓的痛苦，所以雖然很窮，他還是會盡量去幫助流浪漢和乞丐。

地上的影子一動不動，對他遞過去的蛋糕好像一點興趣也沒有。

晏思遠覺得奇怪，忍不住湊近了一些，就著巷內昏暗的燈光，他發現蜷縮著的男人並非他認識的流浪漢，而且對方的臉色非常難看。

男人的手正緊緊捂著左側腰部，而那裡，似乎正在流血！

意識到對方似乎受了傷，晏思遠蹲下身，急切地問：「這位先生，你沒事吧？」

男人的額頭上布滿冷汗，在這樣寒冷的天氣裡，流這麼多汗絕對是異常的。

晏思遠覺得自己的心臟緊張得怦怦跳了起來。天哪，這位先生沒事吧？要不要叫救護車啊？

「先生，你受傷了，我幫你叫救護車吧。」緊張地說，晏思遠掏出手機，就要打電話。

「不要！」受了傷的男人突然抓住他的手腕，那隻手很冰，就像是寒冰做的一樣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晏思遠還想說什麼，男人卻打斷了他，「不要多事，你走開。」

男人的語氣非常堅決，而且聲音很冷，帶著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。

晏思遠皺緊了眉，想再勸幾句，男人卻突然放開了他的手，就這樣暈倒了。

「喂，先生！你沒事吧，你醒醒啊！」晏思遠焦急地搖晃著他，但男人依然緊閉著眼睛，一動不動。

不能讓他繼續在大冷天躺在外面！晏思遠心裡想著，想再打電話，可男人剛才堅決拒絕的話又在腦海中響起。

他放下了手機，低頭看了眼昏迷的男人，決定把這個人先帶回家再說。
在聖誕夜放著受傷的人不管是會遭天譴的，何況，他也不忍心見死不救。
打定主意，晏思遠深吸了口氣，費力地把男人拉起來架在肩上，半扛半拖的把他帶回了家。

第一章

「寒森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」
「只要你死了，我們就再也不用受混沌之地的限制！」
嘈雜的叫喊聲伴隨著刀光劍影，夾雜著邪惡的妖氣充斥四周，暗夜的雲遮蔽了月光，森冷殺氣環繞在四周，幾乎讓人喘不過氣來。
側腰中了一劍，尖銳的疼痛傳來，鮮血淌出，浸濕了他的手掌，冷厲的眼眸倏然瞇起，暴增的寒氣在瞬間將周圍的殺氣全部壓下。
慘叫聲此起彼伏地響起，被包圍著的男人冷冷看著那些前一秒還洋洋得意的小妖們魂飛魄散，眼中閃過輕蔑。
但側腰的傷卻讓他脫力地跪倒在地，一陣陣劇痛湧來，竟讓他意識開始渙散，恍惚之間，他只看到似乎有人朝他漸漸走近……

寒森在一片混沌裡，終於找回了自己的意識，眼皮沉重得彷彿灌了鉛，可他還是勉強撐開了眼皮。

入目的是陌生房間、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家具，雖然打掃得很整潔，但仍然顯得很寒酸。

身下的硬床讓他躺得腰痠，寒森皺了皺眉，正想起身，突然聽到不遠處傳來低低的交談聲。

「哥，他已經昏睡了兩天耶，你還不打算報警嗎？」一道氣呼呼的稚嫩嗓音焦急地說著。

「放心，小哲，不會有事的，而且他看起來不像壞人，不用報警啦。」溫和似春風的聲音似乎正在安撫對方。

「可是，你這樣把一個陌生人帶回來算什麼，我們已經窮得快沒飯吃了，你還帶一個人回來白吃白住。」似乎有人跺了跺腳。

「但他受傷了啊，我怎麼能把這個人扔在街上呢？總之我會努力賺錢的，你不要擔心啦。」聽得出，這安慰的溫柔聲音裡帶著笑意。

「我怎麼可能不擔心嘛，哥，你已經很累了耶。」

「沒關係的，原來小哲是在擔心我嗎？真乖，總之既然收留了他，我們就要把他當家人對待，在他的傷好之前，不能趕他走喔。」

說話聲漸漸消失，似乎說話的兩人離開了這個房間。

寒森聽著他們的對話，這才想起，他昨晚似乎暈倒在一條小巷子裡，然後被人救了。

這麼說來，剛才那兩個說話的人其中一個，就是救了他的人？

還真是個愚蠢的人類，居然就這樣讓來歷不明的他進了家門，如果他是壞人的

話，這傢伙要怎麼辦呢？

慢慢坐起身，腰側傷口又傳來一陣劇痛，寒森咬緊牙關，額頭冒出了一層薄汗。狹長冷厲的眸中射出寒光。一想起之前的那場偷襲，他就覺得憤怒，竟然有妖膽子大到敢偷襲他，而且還被他們得逞了。

抬手摸上腰側的傷口，他知道這傷有些不尋常，要養好怕還得要一點時間。

「啊，先生，你醒了？」

正思索間，剛才聽到過的溫和嗓音再度響起，這一次，是在很近的地方。

寒森轉頭，看到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大男孩正端著一個碗朝他走過來，容貌普通，幸虧皮膚白皙，看起來也挺清秀，個子中等，但很瘦。

想起之前聽到另一個像是小孩子的聲音說家裡已經窮得快沒飯吃，寒森看著眼前的大男孩，覺得他確實像家境不好的人。

「對不起，擅自把你帶回來，當時我想叫救護車，但你阻止了我，先生，你還記得嗎？」

晏思遠走到床邊，把手上端著的碗遞了過去，臉上還帶著溫和的笑容。

寒森低頭朝碗看了一眼，深褐色的藥湯，彌漫著濃重的苦味，他微微皺起了眉。人類的藥是長這樣的？

「先生？」晏思遠見他似乎有些出神，湊近些，又叫了一聲。

現在再看，這個男人的長相還真是英俊呢，昨晚在小巷子裡燈光那麼昏暗，根本看不清楚，這個人應該不是流浪漢吧，想必是遇到什麼意外才會在巷子裡暈倒的。晏思遠這樣想著，忍不住又多看了寒森幾眼。如果不是表情太冰冷，全身散發著一股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的話，這個人真是他見過最好看的人了。

「我記得。」寒森終於開了口，眉還微蹙著。

晏思遠把藥碗塞進他的手裡，笑著說：「快趁熱喝吧，我沒有錢買藥，這是我自己種的藥草泡的茶，對你的身體也有好處的。」

寒森嘴角不自覺地抽動了一下。藥草？他記得人類早在好幾十年前就不流行自己種藥草了吧？難道眼前這小子不是現代人嗎？

晏思遠察覺到了他眼中的驚訝，抓了抓頭，笑得很燦爛，「很驚訝嗎？你不用擔心啦，這些藥草我種得很好的，保證天然有機，隔壁的王醫生偶爾也會來找我要呢。」

這不是問題的重點吧？寒森在心裡想。

不過出於對「救命恩人」的禮貌，他還是把這碗不知是什麼草泡出來的藥茶給喝了下去。反正人類的東西，再怎麼樣對他也構不成威脅。

晏思遠看著寒森的動作，開心地笑了起來。

「對了，我叫晏思遠，先生，您叫什麼名字？」接過空碗，他又笑著問。

他想了一會，抬頭看了晏思遠一眼，淡淡地答，「寒森。」

「韓非子的韓嗎？」

「寒冷的寒，三水森。」

「咦？你姓寒？」晏思遠詫異地眨了眨眼睛。百家姓裡有這個姓嗎？

寒森卻不解釋，只微微點了點頭。

晏思遠雖然驚訝，但覺得寒森沒必要騙他，就笑著點點頭。

見他如此輕易地相信陌生人，寒森再次在心裡想，這個人類真是笨透了，一點警覺心都沒有，真不知道他是怎樣平安無事地活到這麼大的。

「大哥，什麼時候可以吃飯？」

門外跑進一個只有五、六歲大的小女孩，穿著粉紅色的簡單連身裙，梳著雙馬尾，長得非常可愛。

她跑進來就抱住晏思遠的大腿，軟軟的聲音聽起來帶著撒嬌的意味。

晏思遠看到她，一把抱起來，在她臉頰上親了一口，才轉身面對寒森說：「小柔，這是寒叔叔。」

「寒叔叔。」小柔乖巧地叫了一聲。

寒森卻楞了一下。他一向不和人親近，住的地方也沒有小孩子，這會突然有個小孩子叫他叔叔，他實在反應不過來。

晏思遠卻完全不介意他的反應，只說：「寒先生，我先去做飯了，你再休息一下吧，等會吃飯了再叫你。」說完，便抱著小柔走了出去。

寒森一個人坐在床上，輕聲嘆了口氣。他是太久沒有來人界了嗎？沒想到人界居然還存在著這樣的人類。

腰側的傷口再度隱隱作痛，他低下頭，看到傷口已經做過處理，包紮的方法談不上專業，不過倒也整齊清爽。他身上的衣服也被換掉了，他現在穿著的睡衣大概是晏思遠的，對他來說有點小，手腳都不夠長。

微微搖了搖頭，他動手解開繃帶，傷口看起來不深，而且已經開始癒合，抬手靠近傷口，立刻有一股寒氣傳來，同時，一陣陣疼痛不斷侵襲著他，寒森不禁皺緊了眉。

以人類看來，他的傷並沒有什麼大不了，只要躺幾天等傷口完全癒合了就好，但是他自己知道，這傷如果不好好處理，會對他造成非常大的影響。

「寒先生，可以吃飯了。」這時，晏思遠的腦袋從門口探了進來，朝他招了招手。

寒森點了點頭，忍著疼痛站起身，朝門口走去。

雖然他並不想吃人界的食，但他的傷不允許他任性，如果想維持力量，他就必須攝入一些能量。

走出房間才意識到晏思遠的家真的很小，客廳連著小小的廚房，擺了張餐桌、幾張椅子、小矮桌就佔滿了。

小柔正在幫忙擺碗筷，另外，還有兩個差不多十一、二歲的男孩子正在客廳角落的桌子上寫作業。

晏思遠繫著圍裙，正將做好的菜端上餐桌。

寒森朝餐桌看了一眼，三道菜，全是素的。

似乎是察覺到了他的目光，晏思遠臉上浮現一層紅暈，拿圍裙擦著手說：「抱歉，寒先生，沒什麼菜。」

「什麼嘛，有的吃就不錯了！」正在寫作業的一個男孩抬起頭來，沒好氣地說了

一句。

聽他的聲音，寒森認出他就是之前和晏思遠對話的人，名字叫小哲。

「小哲，你怎麼可以這麼沒禮貌。」晏思遠語帶責怪地看著弟弟。

寒森卻絲毫不介意，看了看桌上的飯菜，問晏思遠，「這些都是你做的？」

他點頭，指著那兩個男孩說：「寒先生，他們是我弟，左邊的是小哲，右邊的是小南。」

寒森點了點頭，表示知道了。見他似乎並不生氣，晏思遠鬆了口氣，招呼大家過來吃飯。

寒森以前沒有吃過人界的食，不過好歹也看過一些，桌上的菜雖然簡單，但是顏色很好看，而且帶著誘人的香味。

晏思遠夾了菜到每個人碗裡，然後才笑著說：「好了，我們開動吧。」

「我不客氣了！」小柔大聲說了一句，隨即低頭狼吞虎嚥起來。

小哲和小南也同時應了聲，兩人都朝寒森看了一眼，才大口吃起飯來。

晏思遠神色溫柔地看著弟妹，嘴角勾起一絲滿足的笑意。

看著他的神色，寒森忍不住也朝三個孩子看去。雖然飯菜如此簡單，但是他們吃得津津有味，就像是在吃山珍海味一般。

他似乎能理解為什麼晏思遠會露出那樣的笑容了。

低頭也吃了幾口，他有些驚訝地抬頭看向晏思遠。

察覺到他的目光，晏思遠眨了下眼睛，緊張地問：「怎麼了？寒先生，不合胃口嗎？」

寒森搖搖頭，「很好吃。」看不出來，這個傻乎乎的大男孩，居然還有這麼好的廚藝。

得到誇獎，晏思遠似乎很高興，而對面的小哲偷偷看了寒森一眼，似乎不像之前那樣帶著敵意了。

「大哥，我的新衣服做好了嗎？這次的跨年晚會上我要表演節目耶。」吃完了飯，小柔仰著小臉，笑著抬頭問晏思遠。

他寵溺地揉了揉她的腦袋，笑著回答，「當然啦。」

說完，他跑回房間裡，不一會就提一個塑膠袋出來，從裡面拿出東西。

「來，小柔的新衣服、小哲的新圍巾還有小南的新帽子，就當是遲到的聖誕禮物，喜不喜歡？」

「喜歡，大哥你最棒了！」小柔興奮地抱著她的新毛衣，衝過去在晏思遠臉上大大啵一下。

兩個男孩子雖然不如她這麼誇張，但也抱著各自的禮物激動地跳了起來。

寒森在一邊看著，目光落在晏思遠帶著溫馨笑意的臉上。

晚上要睡覺時，晏思遠開始鋪床，他本來要寒森睡床上，他和弟妹打地鋪，但寒森實在不喜歡喧賓奪主的感覺，執意要讓孩子們睡床。

晏思遠拗不過他，最後只能答應，於是就變成了三個孩子睡床，他和寒森打地鋪。五個人擠在小小的房間裡，對寒森這種住慣寬敞地方的人來說應該是很不舒服

的，然而不知道為什麼，聽著三個孩子偶爾的夢語，還有身邊晏思遠平穩的呼吸，他竟然不覺得難受。

地鋪對著窗戶，寒森看著窗外黛藍的天空，看著高高懸掛著的月亮，腦中開始盤算接下來要怎麼做。

那些人暫時應該不敢再來找他，但再過一陣子，他們肯定會捲土重來。

當務之急，還是先把傷養好。

「寒先生，睡不著嗎？是不是地上太冷了？」

耳邊突然響起晏思遠壓低的嗓音，寒森從沉思中回過神，轉頭，看到晏思遠明亮的眼睛正望著他。

雖然已經鋪了厚厚的墊被，可現在畢竟是寒冬，晏思遠自己是已經睡習慣地板了，但他擔心寒森睡不習慣。

寒森卻輕鬆地說：「我不冷。」

人界這點寒冷對他來說根本不痛不癢，畢竟他待的地方，比這裡要寒冷千百倍。

晏思遠以為他是客氣，有點不好意思，眼睛不敢再看他，而是看向天花板，遲疑地問：「寒先生，你怎麼會在聖誕夜倒在巷子裡呢？」

知道這樣問有些失禮，不過他心裡實在好奇，看寒先生的樣子不像是流浪漢或無家可歸的人。怎麼會在聖誕夜那種時候，一個人倒在大街上呢？

寒森許久沒有說話，想起那天晚上的事，他就有些氣惱，他堂堂一個神族，竟然被妖界的小嘍囉偷襲得淪落人界，簡直是奇恥大辱。

空氣陷入沉默，晏思遠以為寒森不願意回答，知道自己問了不該問的，心裡有些歉疚，低聲道：「寒先生，抱歉，我……」

「不要道歉，你沒有做錯什麼。」

淡漠的嗓音突然響起，晏思遠嚇了一跳，囁嚅了半天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寒森沒有再開口，心裡想著接下來的打算，閉上了眼睛。

晏思遠偷偷瞄了他一眼，見寒森閉上了眼睛，不想再打擾他，翻了個身也打算睡覺。

沒想到，這時床上的小柔突然大聲哭了起來，一邊喊道：「大哥，小柔作惡夢了，好怕！」

晏思遠一聽立刻跳起身，來到床邊把妹妹抱了起來，低聲哄她，「小柔，大哥在這裡，不要怕、不要怕。」

小柔緊緊抱著他的脖子，哭聲漸漸停了下來，晏思遠溫柔地拍著她的背，怕吵醒兩個弟弟，索性抱著她回到地鋪上。

「大哥，給我講故事吧。」止住了哭，小柔緊緊抓著他的睡衣，似乎不想回床上去睡。

晏思遠轉頭看了寒森一眼，見他似乎睡著了，這才低聲對妹妹說：「那好吧，小柔要答應大哥，聽完了故事就乖乖睡覺喲。」

「嗯，那小柔可不可以跟大哥一起睡？」

「可以啊。」

見他答應，小柔開心地抱緊他的脖子。晏思遠抱著她躺下，拉過被子蓋住兩人，低聲開始講故事。

「今天我們來說說混沌之地的故事吧，傳說在人界和妖界中間，有一片混沌之地，凡是來人界的妖怪，都要經過混沌之地掌管者的篩選，只有品性良好的妖怪，才能到人界來。」

「據說掌管混沌之地的三水神君非常冷漠孤僻，比閻羅王還可怕，小妖們每次到混沌之地申請到人界時，都會被那位神君嚇到。他很有威嚴，只要眼睛一瞪，小妖們就會嚇得魂不附體，他說的話，妖怪們沒有人敢反抗……」

晏思遠的聲音很輕，柔和得好像是春風，輕輕傳入耳中。

寒森本來沒打算要聽，可「混沌之地」四個字突然竄入耳中，讓他忍不住睜開了眼睛。

他驚訝地看向晏思遠，後者正專注看著小柔，沒發現他的視線。

故事聽著聽著，小丫頭雙手緊緊抱著兄長，漸漸睡著了。

「這個故事你從哪裡聽來的？」見小柔睡著了，寒森才輕聲問。

晏思遠轉頭看向他，笑著說：「書上看來的，小柔喜歡聽神話故事，所以我一直在給她找不一樣的，這個故事，是我最近在一本新的故事書上看到的。」

寒森微微挑了挑眉，半晌後又問：「你覺得那些故事是真的嗎？」

第一次被人這樣問，晏思遠低低笑了出來，「我也不知道，不過就算是真的，和我們這些普通人也沒什麼關係。」神啊、妖啊那些，離他們的生活都太遙遠了。

寒森沒有再問什麼，只是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。

平靜的一夜就這樣過去，第二天晏思遠再查看寒森的傷口時，驚訝地發現傷口竟然已經完全癒合了。

「寒先生，你一定經常鍛練吧？你的身體好像很好耶。」瞪大眼睛盯著那已經結痂的傷口，晏思遠驚嘆地說著。

那天把寒先生從小巷子拖回來之後，為他包紮時就覺得傷口比自己想像的淺，明明衣服上沾了不少血，可解開衣服一看，只有一道細長的傷口。

但就算是那樣的傷，他也沒想到會這麼快癒合。

寒森聽到這話，只是點了點頭。其實如果不是他控制了力量，那個傷口現在應該已經連痂都不剩了。

不過面前的畢竟是普通人類，他不想嚇到他。

「現在還有什麼不舒服嗎？」保險起見，晏思遠還是在寒森結痂的傷口上塗了生肌止痛的藥膏。

寒森沒有提起離開的事，晏思遠猜想他也許有什麼難言之隱，也沒有問起他家人，而是開口挽留寒森。

知道外傷雖然癒合了，但是內傷依然嚴重，因此寒森點了點頭，淡淡地說：「還有點疼。」

他必須再留幾天，直到內傷也好了，才能回自己的領地去。

只不過他這內傷有些麻煩，如果找不到那樣東西的話……

晏思遠聽了這話似乎很高興，寒森沒有和他見外，而是把自己的真實感受告訴他。寒森很少說話，晏思遠摸不清他心裡到底在想什麼，現在聽到他絲毫不逞強的話，晏思遠覺得他這個人其實並不像他的表面上那麼冷漠。

「那你這兩天還是好好休息，雖然傷口結痂了，但是也不會那麼快完全好。」

「嗯。」

下午晏思遠去打工，請寒森照顧一下他的弟妹，由於是周末，所以三個孩子都沒有去學校。

小哲和小南除了完成作業外，還幫忙整理家裡、做一些家務。

而小柔好像很喜歡寒森，一整個下午都黏著他。

寒森看到她身上穿的新毛衣，好奇地問：「你們平時穿的衣服都是晏思遠親手做的嗎？」

也許是因為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和人類打交道，寒森對很多事都很好奇，也就不像以往那樣冷淡。

小柔正趴在他床邊畫畫，聽到這個問題，笑嘻嘻地抬起頭，「不是，有好多是趁大特價時買的，不過大哥也為我們做了一些衣服。」

「那他自己的衣服呢？」

小柔歪著腦袋想了許久，才答話，「大哥好像從來不替自己做，他的衣服大都是叔叔嬸嬸送的舊衣服。」

「你們的父母呢？」寒森本來並不會對別人的事刨根問柢，可他突然很想瞭解眼前這家人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為什麼。

小柔剛才還掛著笑的小臉一下子就皺起來了，好半晌，才紅著眼眶說：「爸爸媽媽五年前就去世了，之後一直是大哥在撫養我們。」

寒森心裡微微震了一下。五年前，晏思遠自己都還在需要人照顧的年紀吧？

似乎是聽到他們的對話，小哲走了進來，看著寒森說：「爸媽還在的時候，我們家的家境就很差，哥上小學的時候就開始打工了，他總說，無論有多困難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快樂。」

「爸媽走了之後，哥就更忙了，家教、咖啡店什麼，只要有工作他都做，最困難的時候，他甚至差點連大學都不念了。」

小哲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把這些告訴寒森，也許是因為寒森看上去像個有錢人，潛意識裡，他希望有個人能幫幫他哥。

寒森聽了這些，沉默著沒有接話，但是他心裡很有感觸。

神族的感情大都很淡漠，就算是兄弟姊妹之間，也可以為了一顆仙丹或者一樣寶物大打出手、爭得頭破血流。

但那個平淡無奇的晏思遠，只是一個脆弱的人類，卻可以為了自己的家人付出那麼多。

小南不知道什麼時候也走了進來，皺著眉說：「哥老是說，家人是他拚死也要守護的寶物。」

拚死也要守護。寒森在心裡回味著這句話，許久後點了點頭。

晚上仍是三個孩子睡床上、晏思遠和寒森打地鋪。

等確定晏思遠他們都睡著之後，寒森悄悄坐起身，朝天花板的方向吹了一口氣，一陣白色煙霧從他嘴裡飛出，很快朝房內另外四人彌漫過去。

之後寒森站起身，面容上浮起一絲淡淡戾氣，朝窗外看了一眼，下一秒，整個人就平空消失了。

第二章

午夜的巷道裡，喝醉酒的流浪漢打了個嗝，冰涼的地面讓他有些冷，他縮起了身子，緊緊抱住懷裡從垃圾桶裡撿來的「寶貝」。

一道高大的人影突然出現在巷子深處，在大冷天裡身上只穿著睡衣、赤著腳，卻好像一點都不冷的樣子。

流浪漢翻了個身，似乎察覺到附近有人，迷迷糊糊地睜開了眼睛。

高大的人影正俯瞰著他，那雙冰冷得不帶一絲情感的眼睛將他的酒意徹底驚走，彷彿是看到什麼怪物一般，流浪漢驚叫一聲，爬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跑開了。

之前被他緊緊揣在懷裡的「寶貝」掉在地上，那是一個破舊的布袋，裡面的東西散了一地，一顆亮晶晶的紫色珠子滾了出來。

寒森彎腰撿起那顆珠子，仔細端詳了一會，輕輕吁了口氣。

「連護體神珠都會弄丟，寒森，我該說你太大意，還是神力退步太多？」

一道戲謔的嗓音突然響起，寒森不悅地皺了皺眉，腳下一點，人就輕飄飄地飛到一旁建築物的屋頂上。

銀白月光下，來人頂著一張可以與日月爭輝的俊美臉孔，一頭黑色長髮及腰，穿著雪白的緞子長衫，像極了從古裝奇幻電影裡走出來的仙人。

如果不是他臉上的笑容太欠扁的話，寒森其實很高興在這種時候看到這位好友的。

「朗月，我想你應該沒有閒到有空特地來挖苦我。」

冷冷瞥了他一眼，寒森將手中的紫色珠子吞了下去，不一會，腰側傷口處一直凝結不散的寒氣漸漸消失，糾纏著他的疼痛也不見了。

朗月單手撫著下巴，玩味地看著他，笑答，「當然，身為你最好的朋友，我怎麼會只是挖苦你呢，我當然是來幫你的。」

話雖然這樣說，但從他的表情來看，顯然挖苦寒森的樂趣也很重要。

寒森斜睨了他一眼，沒有開口，只用眼神催促他繼續說下去。

朗月笑得瞇起眼睛，他的眼睛有些像狐狸，笑起來時透出幾絲狡詐，「偷襲你的人是誰，我想你應該有些譜了吧？」

寒森面無表情地微微頷首，「無非就是那些卑鄙的妖族。」

「那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？」朗月又笑著問。

「回混沌之地，查出幕後主使。」既然已經找回護體神珠，那他就不必再待在人界了，回混沌之地調查應該會比較快。

但朗月卻擺了擺手，「如果我告訴你，偷襲你的人還在人界呢？」

寒森臉上露出冷笑，眼中射出冰冷的寒光，「那他倒是勇氣可嘉。」

「確實如此，不過這是事實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你出事時我捕捉到一股不尋常的妖氣，便在混沌之地布下天羅地網，如果那個人回到妖界，我一定會察覺。」

言下之意，便是現在他的埋伏毫無反應，可見那人還在人界逗留。

寒森皺著眉陷入沉思。如果真如朗月所說，那個人還在人界的話，那他就不能回混沌之地了。

未經他允許就擅闖人界的妖族，一定非善類，如果放任對方留在人界不管，也許會出大事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暫時留在人界，等揪出那個人再回去。」

朗月點了點頭，眼眸深處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，「嗯，如此大膽的妖族，三水神君，你可一定要將他逮到。」

寒森瞥了他一眼，突然冷冷地問：「為何關於我的神話故事會在人界出現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」

眼前這傢伙是天界最唯恐天下不亂的人，最喜歡將天界發生的事加油添醋，然後用各種手段散布到人界。

像七仙女、八仙過海等等人類琅琅上口的神話故事，便都是他流傳出去的。

朗月聞言乾笑數聲，眨著眼睛說：「有什麼不好，也讓你這默默無聞的神君大人為人所知啊，說不定若干年之後，人類不僅會拜觀世音和二郎神，也會拜你三水神君呢。」

寒森雙眸一沉，壓下心中的火氣，「你把我形容得那麼可怕，哪還會有人類拜我，不如我回頭也散布些關於你朗月上仙的故事，讓他們拜你去吧。」

這損友，竟然說他比閻羅王還可怕，開什麼玩笑，他只是冷漠孤僻些而已，跟那個陰氣沉沉的閻羅王哪能相提並論？

誰知朗月卻哈哈大笑，連眼淚也飄了出來，才邊點頭邊說：「好啊，我很期待你編故事的水準。」

寒森瞪了他一眼。算了算了，和這傢伙扯這些有的沒的，只會氣死自己。

決定不再理會，轉身要走，朗月又在背後叫住他，「喂，寒森，你打算繼續住在那個人類的家裡嗎？」

「這件事我自有打算，不勞你費心。」冷冷答完，寒森沒有再看他一眼，逕自消失了。

看著他離去，朗月瞇起眼睛，笑呵呵地自言自語，「真可惜，好戲就要上演了，我卻不能在最近的地方看。」

一聲嘆息隨風飄遠，一道白色光芒罩住朗月全身，下一秒，他也消失了。

寒森回到晏思遠的家，收回了布在空氣中讓晏家兄妹保持沉睡的煙，假裝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，躺回了地鋪上。

他決定等天亮起床後就向晏思遠道別。留在人界調查也許會惹來很多麻煩，他不想他們被波及。

正想著，突然發現一具溫熱的身體靠近自己，寒森微皺起眉，轉頭，就看到晏思遠大概是覺得冷，整個人緊緊貼上他。

晏家沒有暖氣，天氣冷的時候，地上更是寒涼似冰，寒森的眉皺得更緊了。這麼多年，這人都是這樣過來的嗎？

看著他蒼白消瘦的面容上眼下淡淡的黑眼圈，寒森有些動容，他從沒見過可以為別人付出這麼多的人。

忍不住抬起手，輕輕放在晏思遠的肩膀上，他催動神力，一波波熱能透過他的掌心散發出來。

晏思遠漸漸不再貼著他了，在睡夢中微蹙的眉宇也舒展開。

寒森一直看著他，直到他似乎嫌熱地想拉開被子，才收起神力。

也許走之前，他可以幫他們弄來一點錢，當作這孩子救了自己的謝禮，這樣他們以後的生活就不用這麼艱苦了。

寒森心裡做著這樣的打算，閉上眼睛，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。

「小柔，快點，時間要來不及了！」

「可是，好燙啊，我喝不下去！」

「哥，我和小南去上學了。」

「嗯，路上小心，等一下，小哲你的圍巾……」

一大早，寒森就被一陣混亂的響聲吵醒，睜開眼睛，只見房間裡亂成一團，孩子的睡衣胡亂丟在床上和地上。

走到客廳，小柔正對著一杯牛奶哭，桌上亂七八糟地放著幾個碗，還有咬了一半的麵包。

家門口，晏思遠正幫小哲繫圍巾，小南在旁邊要幫忙，可惜越幫越忙。

好不容易送走了兩個弟弟，晏思遠轉回客廳，就看到寒森正站在小柔身邊，看著她喝牛奶。

「抱歉，寒先生，把你吵醒了。」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爬了爬頭髮。

寒森搖了搖頭，看了眼牆上的鐘，「你起晚了？」

「是啊，昨晚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好像特別溫暖，結果就睡過頭了。」晏思遠說著，臉有些泛紅，一邊快速幫妹妹收拾書包。

「大哥，我喝完了，真神奇，牛奶被寒叔叔一吹，就一點也不燙了。」小柔放下杯子，興奮地說著。

「真的嗎？那寒叔叔真是幫了太忙了。」晏思遠笑著摸了摸妹妹的頭，對於她的話並沒有多想。

寒森微微勾起嘴角，朝直直看著他的小柔眨了下眼睛。

「好了，小柔，我們走吧，不然哥哥來不及回來整理房間了。」抓過妹妹的書包，幫她戴好帽子和手套，晏思遠急切地催促。

寒森看了凌亂的屋子一眼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淡淡地問：「你不是等會還要去上課？」

晏思遠回頭，用力點了幾下。

「我送小柔去幼稚園吧，你慢慢整理。」晏思遠好歹是他的救命恩人，走之前，總想幫他做點什麼。

整理屋子對他這個神族來說實在是有些困難，送小柔去幼稚園比較簡單。

晏思遠先是一楞，隨即搖頭說：「這怎麼好意思呢，寒先生，你是我們家的客人啊。」

「是客人？但我記得你說過，既然救了我，就要把我當家人看待。」寒森嘴角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容，說完，直接牽起小柔的手。

「太好了，我要寒叔叔送我。」小柔很激動，又蹦又跳。

晏思遠驚訝妹妹喜歡寒森的程度，更驚訝寒森剛才說的那句話，他靦腆地笑了起來，把小柔的書包遞給了寒森。

「寒先生，那就麻煩你了，承智幼稚園，從我們巷子出去左轉，過兩個紅綠燈再右轉，一直走到底再左轉，就在一家超市的對面。」

寒森點了點頭，接過書包，牽起小柔出了門。

「寒叔叔，你不冷嗎？」

迎面而來的寒風讓她縮了縮脖子，一轉頭，這才注意到寒森穿著的是她大哥過大的毛衣和長褲，但沒有穿外套，衣服看起來很薄的樣子。

「不冷的。」他回了一句。從來沒有和小孩子親近過，也從來沒有小孩子敢親近的他，沒想到也會有這樣牽著一個孩子的時候。

小柔雖然覺得奇怪，但也沒有多說什麼，半晌後問：「寒叔叔，從我們家到幼稚園的路繞來繞去的，你記得怎麼走嗎？」

這句話讓寒森一怔，這才意識到他已經忘了晏思遠說的路線。

不過沒關係，這點小事，難不倒他這個三水神君。

「當然認識，小柔，閉上眼睛，叔叔給妳變個法術，等妳睜開眼睛，我們就在幼稚園門口了。」

用自己最柔和的聲音哄著小女孩，寒森不知道自己這個方法奏不奏效。

卻沒想到，小柔立刻閉上眼睛，還拉著他的手撒嬌，「好啊，寒叔叔，我要看法術。」

寒森微微一笑，抱著她閃入隔壁沒人的巷子，心中默唸著幼稚園的名字，兩個人立刻平空消失了。

兩秒鐘後，寒森讓小柔睜開眼睛。

小丫頭睜開了大眼睛，看見自己真的到了幼稚園的門口，立刻激動地大叫起來。

「寒叔叔！你太厲害了，你是怎麼做到的？」平時大哥送她，最快也要花上二十分鐘呢，寒叔叔難道是魔法師嗎？

寒森輕輕把她放在地上，揉了揉她的小腦袋，「這是祕密，不能告訴妳，妳也要為我保密知道嗎？」

小柔用力點了點頭，「那寒叔叔，你下次還會送我嗎？」

這個問題讓寒森楞了一下。正因為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，他才會奢侈地使用神力，還會有下次嗎？

在他出神時，小柔同班的小朋友走過來向她打招呼，小柔便笑著和他道別，「寒叔叔，那我先進去了，你晚上再回答我喲。」

說完也不等他回答，便和同學蹦蹦跳跳地一起走進幼稚園的大門。

寒森慢慢站起身，一直看著小柔的背影，直到她走進大樓，才轉身離開。

回到家，屋子已經被收拾得整整齊齊，擦得光可鑒人的桌上放著一份早餐，簡單的麵包和牛奶，是這個家每天吃的東西。

寒森看到晏思遠給自己準備了麵包，想著他自己吃的卻是弟妹剩下的，心裡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覺得有些不忍。

「寒先生，你回來了，好快啊。」晏思遠從房間裡走出來，臉上的笑容像春風一樣。

寒森點了點頭，沒有解釋自己為什麼這麼快就回來。過去的時間節省太多，他回來時便沒有用神力，而是憑著有些模糊的記憶摸索著走回，畢竟若來一回都用神力，太快回到晏家，總是有些異常的。

好在晏思遠根本沒多想，走過來拉著他到餐桌邊，「你一定餓了吧，快點吃早餐吧。」

說完，他又轉身回了趟房間，拿了一件黑色長袍走了出來。

寒森一看。這不正是出事那晚他穿的衣服嗎？

晏思遠在寒森身邊的椅子上坐下，把衣服遞給他，「因為血跡我沒辦法洗掉，就拿去乾洗店請他們處理，所以直到現在才還你。腰上破的地方我幫你縫好了，不過寒先生，你就穿這麼薄的一件衣服，難道不冷嗎？」

其實他心裡有很多疑惑，不光是寒森好像根本不怕冷的體質，還有那件衣服，那種樣式和布料，他都沒有見過。

寒森接過衣服，看得出晏思遠縫補時非常仔細，他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。本來是打算和晏思遠道別的，可這一刻，他突然有些說不出口了。

晏思遠以為他是不想說自己的事，連忙擺手，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讓你為難的，你不想說沒關係。」

寒森看了他一眼，搖了搖頭，「我就只有這一件衣服。」

這是實話，衣服對於神族來說只是蔽體的東西而已，髒了破了，用神力就可以讓它恢復，所以大多數神族，尤其是男性，都懶得換衣服。

但這句話卻嚇到了晏思遠。寒先生只有這一件衣服？那豈不是比他們家還窮？他還以為他就算不是有錢人，好歹生活水準也不差呢！

晏思遠一副同情的表情讓寒森額頭上冒出幾滴冷汗，他撇了撇嘴，並不想解釋，只問：「你還不去上課嗎？」

道別的話，還是等晚上再說吧。真的要走，還要和小柔、小哲，還有小南道別。

晏思遠這才抬頭看了眼牆上的鐘，驚叫一聲，急忙跳起來，邊回房拿背包邊大聲

說：「糟糕了，要遲到了！」

十秒後，他背著背包，抱本原文書衝出大門。

寒森正要低頭吃麵包，晏思遠突然又跑了回來，朝著他大喊，「寒先生，鍋裡是我給你燉的雞湯，你記得把它喝掉，我先走了！」

喊完，沒等寒森回過神，他就騎上自行車走了。

寒森走到廚房，果然看到一小鍋湯，雖然裡面食材不多，不過那濃白的湯汁一看就知道是花了不少心思熬煮的。

寒森想起之前兩天晏家吃的全是素菜，晏思遠也說過，因為沒有錢，所以他們很少吃肉。

這傢伙，居然為了他，花錢去買雞燉湯？

為什麼？他為什麼對一個算是陌生人的人，也能付出這麼多？

看著那一小鍋湯，寒森有生以來第一次，因為一個人，有了一種心痛的感覺。

「小遠，今天還是不做晚班嗎？」打工的咖啡店中，同事詢問。

晏思遠「嗯」了一聲，把咖啡放到托盤上，朝同事眨了眨眼睛，「最近家裡有客人，我要早點回去煮飯。」

「哎？什麼樣的客人，居然住在你家？」同事好奇地提高音量。他記得小遠家裡很小，那麼小的房子，還要再增加人口嗎？

晏思遠咧著嘴點了點頭，「是很特別的客人。」

說完，他轉頭給客人送咖啡，臉上始終掛著讓人如沐春風的笑容。

吧台邊，兩個同事看著他，開始低聲議論。

「喂，你說，小遠會不會是交了女朋友？」

「說不定哦，他這兩天的笑容特別燦爛，好像心情很好。」

「如果真的是這樣就太好了，女朋友應該可以幫他分擔一些吧。」

晏思遠端著空托盤回來後，解下圍裙，對兩個同事擺了擺手，笑著說：「那我先走嘍，晚上就拜託你們了。」

同事聽後用力點頭，還擠眉弄眼地調侃他，「放心交給我們吧，小遠，加油哦。」

似乎帶著弦外之音的話讓晏思遠一楞，但是他天生單純，不會多想，就笑著點了點頭。

等他走後，那兩個同事對視一眼，都狡黠地笑了起來。

「一定是交了女朋友！」

出了咖啡店，晏思遠快步朝車站走去。他今天還要去接小柔，希望這個時間千萬不要遇上堵車。

剛要上去行經幼稚園的公車，手機突然響了起來。

他的手機是表哥用舊不要送給他的，知道他號碼的有幾個親戚和打工地方的主管，但是這種時間會和他聯絡的，通常只有小哲他們。

擔心是弟妹出了事，他沒有上車，而是快步走到街邊，接起電話。

「哥，你打工還沒結束嗎？」小哲的聲音從話筒中傳來，似乎帶著興奮。
晏思遠聽了出來，知道應該不是出了什麼事，溫和地答道：「已經結束了，我正準備去接小柔。」
「啊，不用去了，寒叔叔已經接她回來了，哥你就直接回來吧，我們等你吃飯哦。」
「咦？寒先生把小柔接回來了？怎麼會？」
「哥，你快點回家就知道啦，哈哈。」
小哲神神祕祕地說完就掛斷電話，晏思遠卻楞了好一會，才轉身搭上回家的公車。
寒先生怎麼會去接小柔呢？自己早上出門時並沒有拜託他啊，奇怪。
一路上，晏思遠都在思考這個讓他萬分疑惑的問題。

Crescent